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七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頌十六首

千秋頌有序

王居襄高義聞於　天子乃賜卷衣致璽書褒王當是時王春秋二十有八禮官請得令國中上壽如令甲王郤之於是吳人汪道昆蜀人馬進階黔人萬廷阜晉人蘇烈陳經正皆待罪守土乃率羣吏請曰高皇帝分王子姓世多賢王要以上結　主知下持國是宜莫如王賢者夫華門圭竇之人三十始理男

事及其強仕猶或不能稱上官王始勝衣業已南面稱令即今諸侯王多善譽而王獨以年少擅場頗乃退讓不居罷有司毋稱賀非所以章盛德脩上儀也願以為請王可之諸賓客謁曰古之為壽者或以卮酒或以千金夫孰賢於善頌守先羣吏願守為王頌之守曰唯唯頌曰

於昭　帝祉延本支兮奄宅南國世德齊兮歷建昭陽貞稱提兮篤生昇胄覲昌暉兮修姱六尺美且仁兮受茲赤社純德明兮秉心淵塞鏡太清兮諤諤良士進胥人兮誦法先王操左契兮葆我貞白祛盛麗

兮江漢湯湯沉豈弟兮載其清靜民以治兮明明
天子睦懿親兮乃睠方國慶賜行兮黼衣朱黻渥采
陳兮申錫饗命駁有聲兮東平好脩昭來許兮厥有
河間陳鍾呂兮名實純粹溢終古兮維王幼清孰與
伍兮滔滔盛夏丁令辰兮揆王初度嚮朱明兮卿雲
有爛河漢清兮瞻彼南極燭景星兮僉曰休哉王德
洽兮義問宣昭深不伐兮乃叩司閽排閶闔兮願祝
巍巍享黃髮兮皇皇侯度歛盛容兮悚然意下抱太
冲兮徒縣卻御徹鳴鐘兮乃罷三老謝羣工兮在昔
周澤潤南土兮小心昭事饗純嘏兮帝賚百齡篤周

祐兮王秉謙德滋昌皐兮肆予下吏詘章程兮顧承
休德守國經兮方城漢水樹藩屏兮於萬斯年正始
昆兮

壽豈堂頌有序

博士諸生言處士劉公絕賢請優禮之如令甲劉公
者直指君父也直指君居漢上者三年期當還　闕
下有司勸駕直指君謝曰存義有大夫在且春秋八
十老矣乃今幸得歸養柰何復事千里游乎守曰何
哉君所以養大人者將必在寒燠薦羶薌而後可以
望大人之腹乎然此者古人所謂養也非孝也昔曾

元能養有道者必之養志紬矣大人之志何居於是直指以告處士處士笑曰嘻太守言是自吾見少府公世受博依余以老詩無聞乃今孺子入官貧適逢世使無怠其舊服庶幾乎骨鯁之臣即而翁家食視五鼎後矣不然堂下何啻千里寧能爲呫嚅語耶守聞之曰善乎處士之言臣子之節章章矣夫忠孝非兩端也人臣夙夜兢兢務竭其股肱之力求無忝所生耳語曰事君不忠非孝也然則孝子之盛節其唯良顯乎哉直指君行矣於是太守執爵而酹處士以三老之禮禮之會處士考居室之堂太守名之曰壽

豈且爲之頌頌曰
翼翼者堂臨廣漢兮近市不囂蜕紛亂兮江離薜芷
緣井幹兮荆石爲除白章爍兮中有黄髮葆天眞兮
翩翩濁世冠切雲兮屬厭六氣卻常珍兮燕與無疆
昌後人兮矯若游龍不可擾兮之子利見在宫沼兮
挾彼風雲洽四表兮毋爲尺蠖甘自槁兮高高鹿門
有遺則兮涉世不夷王迹熄兮授子蓂莢食舊德兮
徽音不嗣閟世澤兮君子之堂同邑里兮紛有姱節
嶠不滓兮高門有閌路車止兮發潜闡幽唯令子兮

華鹿頌

新都以山顯者曰小華其上有軒轅之跡去百里爲
麓長君講業其間業既成遂有四方之志長君不忘
舊服命作頌焉伯子唯唯頌曰
奕奕天都冠南服兮委蛇百里邇大麓兮厥若綴坑
高不亢兮列仙攸宅帝子降兮君君樓居結踴察兮
桂樹冬榮秀朱草兮太一爲鄰窺衆妙兮北面浮丘
營至道兮保爾幼清蛻汙瀆兮無寧改步趣華轂兮
明明在上際昌阜兮衆芳並進寔繁廡兮乃睠輿區
不遑處兮明發有懷依故宇兮惟山有靈結成言兮
出王游衍永弗諼兮

西郭草堂頌 有序

尚侍中事　莊敬太子籍籍知名旣而中貴人推轂侍中宜在近習侍中謝不勝任乃以侍中監路馬授衣如尚方侍中陸沉於鵷鷺貝帶之間翛然不浮於是公卿大夫爭願交驩侍中己未春正月乙酉侍中就舍爲會賓客皆造焉旣脩爵賓舉旅行酬相語曰自　高皇帝定約法中官往往有社稷功乃今給事禁中宜莫如侍中賢者且春秋五十有三耳居常引大體多質俗之言少以善射名有奇略內之就養左右守邇臣之和外之擐甲以臨材官脩封疆之事宜

無不可此社稷之役也顧逡逡退讓惟勿敉是從辞
寵利而不居後名實焉不自試侍中獨無意乎侍中
謝日尚質待罪輿衛月有常餼足以代耕西郭有田
二頃歲收其入足以事賓客寵祿過矣方日夜懼懼
猶恐得過於有司乃若侍　上臥起先意而承事之
則國之長老在尚質寧詎能乎孜今甲中官歲給有
差大都減卿士之半獨在近幸則齎用饒其餘堇堇
耳古大夫有羔羊之節歌者猶或多之即使廉而有
立志不祈多蓄獨不欲致青雲依日月乎哉季子薄
負郭之田二頃以車裂終然則侍中之所以擇術者

賢於季子遠甚彼其視六國之輜重直土苴耳此非遠略曠之道惡能辨此邪乃命酌者行觴余爲之頌

頌曰

有堂翼翼爛金鋪兮辛夷爲楣蘭爲疏兮樹蕙百畮畦揭車兮隔閡朝市城之隅兮淑人洵美習燕游兮有馬歊玉出長楸兮晃縠充庭列公侯兮千金爲爵萬年酬兮承明廣内多寵靈兮戒爾赤舄蹈國經兮車輪曳踵涉春冰兮無寧郤步以葆眞兮懷瑜握瑾閟中藏兮深厚不伐謀則臧兮願言壽穀享無疆兮以燕以譽君子堂兮

率吏堂頌有序

元年　上即位羅仲子應鶚舉明經郡中先後舉者無慮數十百人乃若急不棄遠有司則籍籍稱仲子郡人士言仲子父處士長者宜仲子賢　上四年郡大夫以率吏之禮禮處士處士於是乎始杖以四郊歸聚族于堂遍爲處士壽處士肅諸父老次諸昆弟次學士諸生諸父老乃酌上尊爲合語吾宗自豫章來徙累世蕃州顧鄉曲之舉歸焉則諸長老在頃嘗一夫受法株連吾宗席宗祏之靈不失世祀諸長老往矣儀刑之謂何乃今所謂老成人則唯處士郡大

夫其將樹處士爲閭里率誰曰不宜諸兄弟鴈行而前執爵而羞處士淮海爲　天子外府上賈居之吾宗雄跱其閒何論陽翟要以富而好行其德寧詎人人能乎處士少孤力以故貧起務矜已諾振人之窮嘗卻賈竪朱氏金歸窶人子千舍其直由是聲聞淮海至今誦義不衰郡大夫賓處士於鄉其以勸鄉之爲良賈者旣而學士諸生旅進修爵而言處士有子七人擇能者使受經術諸子多所就業而仲子先鳴處士日討仲子而訓之舉子猶處子也不弁而字其能婦者幾何吾鄉文獻舊都姬姜之所自出孺子勉矣

其毋失敎於公宮羅氏自建炎以還先後顯者多不
譽乃仲子兢兢奉敎亶稟於正經有開必先處士是
已郡大夫敬事處士將令訓子者取則焉不佞幸以
禮起家惡敢謂知禮意自不佞家食里俗波流羣少
爲政而老不及聞學者買者不復爲名高而壹歸乎
厚利處士方以行義取重俗其有瘳乎觀於鄉而知
王道固非虛語仲子從吾宗受室宗丈人屬不佞頌
之不佞唯唯頌曰

滾川泱泱載自豫章殷殷露積奕世相望處士承家
貌焉六尺操筴趨時迺倍贖昔義聲籍甚窮乏之歸心

寧孤而子寧攫而金爰及中年有子競爽末利何爲
盍歸吾黨之子受賈之子受詩豈惟博依太史作師
一蜚翩翩厥有仲氏鵬在成均鴻在博士仲承彝訓
惟日孜孜下帷修業不恩有司雖仲之良具曰有考
始也克虔終譽可保煌煌俎豆奕奕橋門禮儀必度
愼乃司存誰其主之大夫執禮誰其作賓處士則以
邦人具在適觀厥成載在惇史蔚爲國經嘉言滿堂
虔趨金石小子作頌播之無斁

燕喜堂頌 有序

吾邑中蔣氏最著世擅素封諸少年結客而游其濟

用與千乘等擊鍾列鼎日以爲常吾舅次公舉宗所謂魁然丈夫也舅席王舅故業其貲足豪嘗東爲海岱之游游道廣矣及王舅且老遂釋業西歸居子舍者數年王舅見倍事王母加謹終不復東當是時諸孫方鼎盛人人謂舅使次公猶然在賈其盛可知何爲是棲棲耳舅謝曰吾嘗周游四方習千金之子旣又省吾甥　闕下主吾宗定西舍習侯家視諸富貴者容蓋嘗目擊之矣彼富貴適來者也賓也吾父母吾妻子吾所待而爲吾者也主也吾不斂柰何倍主而從賓且吾聞之苟可以食不必八珍苟可以飲不

必六齊吾父不逮而吾母存吾率吾妻吾子環而侍之吾毋春秋高視子姓咸在飯菽飲水卽八珍六齊不啻也歲乙丑舅行年五十而王母始稱老焉道昆越在南疆皆不得登堂爲壽於是北鄉而酹者再且致燕喜之頌云頌曰

有堂奕奕切天都兮桂棟蘭橑辛夷櫨兮流雲在戶虛白居兮吉祥止止儼華胥兮都房樹諼紛綽約兮朱艸充庭羅廣薄兮蟠桃三千果有碩兮西降王母侍方朔兮維春及秋撫令辰兮子弧母帨縣高門兮高門有閌朝日暾兮姣服如雲盛後昆兮湯谷爲尊

露爲醴兮兕觥爲壽史迭起兮水周堂下集魴鯉兮式燕以敖胥樂只兮東隣椎牛西封羊兮朝召許史慕金張兮輿臺異采馬異根兮福澤盈朓意揚揚兮猗與碩人操獨見兮葆眞守白去健羨兮潔爾晨羞豐夕膳兮家慶翩翩無畔援兮我思古昔純德同兮孜孜惟日兢三公兮燠寒必在甘毳充兮惡用遠駕馬首東兮維南有山排雲起兮喬松千仞溪瀰瀰兮山靈呵護闕地紀兮番番黃髮綏福履兮維此勞人擊一方兮有懷明發不遑將兮[illegible]生有熠燿而昌兮北面稽首贊無疆兮厥有奚斯頌壽毋兮穆如清風

播終古兮堂下有笙應懸鼓兮願言來歸歌且儛兮

立庭頌 有序

方氏祖偃翁而宗縣侯遷聯墅徙巖鎮景真貿世俗而從里俗託于賈游浙江陵入巴蜀十年而起十年而饒反歛故居食指滋聚乃考市南之室胥梱內而遷之入室面南山倍豐樂水左璋谿當綰轂右瀦九龍池其比隣則余內兄子文仲余近屬弟道弘具在閭右始將入室余署其楣曰立庭文仲則曰居第當傳子孫厥有當戶顧名思義鑿鑑在焉景真有子斗符授之三禮吾鄉先達率由此起家司馬故嘗受命庚

堂問業于柱下史今玆之事職之主器義在斯乎余
曰其然然然未盡也道弘則曰士由典而立禮以爲階
夫禮所以致中故時爲大時易則易時于則于巳美
則踰巳菲則廢中道而立與時宜之國奢則示之儉
國儉則示之禮里中壯麗相望連欐萬家不巳美乎
故折節而爲儉早服重積其斯爲天下寶與顧上治
烝嘗下治國族卽不翦不斵惡用貊道爲哉乃今有
節有文斌斌然有方之士以此爲訓出入不倍于戶
庭景眞末之逮而有志焉伯兄先得之矣思可與立
殆庶幾行其庭而見其人乎余曰其然然然未盡也吾

所謂立也者非世祿以也其諸季文子之所謂立也者與哉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禮而不虛之謂德禮而不伐之謂功禮而不愆之謂言無物不在禮矣三而一得儼乎君子之庭疇昔居室莫善于公子荆頌居室莫善于張老景眞則子荆之屬也余將效張老頌之頌曰

巖之鄉三天子鄣帝時維白帝庭維黄千秋萬歲樂以康

巖之里豐水瀰瀰爽而不湫垮而不鄙考卜十朋君子所筱

巖之門不縣簿而尊客履在戶如雲之屯豈無巷言
心遠不喧
巖之阿雀可羅主人有酒且多一獻百拜無乃苛
執法在前奈酒何
巖之室卓爾有立為柱為石為引為尺為平為城為
丹為碧為德也碩為功也律為言也秩繩繩緝緝爾
後之人無斁

三楚升中頌

三楚以民治代興皆楚之良也馨香四達和洽神人
輿誦升聞帝命方外司馬汪道昆勒之石

郡太守雲杜徐公成位

御萬曆兮紀年五恢帝紘兮睠南輔簡在兮秩宗莅
新都兮守土履根闃兮望堂皇鏡秋水兮戴春暘振
月題兮釋策馴蹄囓兮周行民嚚兮訟結五辭具兮
片言決近欲閒兮囁嚅遠將撥兮蹴躃下黃髮兮推
赤心培植樸兮暢儒林峙常平兮凶無暴扶不逞兮
沃毋淫息紛爭兮釋携貳均銕錫兮歸農郭順帝則
兮相忘窺海若兮無涘奉綸斧兮東遷笥六籍兮囊
五絃胠篋兮不閉民遮道兮呼蒼天歲功成兮三歷
繕宸居兮北極周澤渥兮溢四封良莫良兮二千石

郡司直武陵龍公傳

倬有美兮稟幼清濟奕世兮蜚英聲剖荆山兮玉質起丹穴兮鳳鳴出爽鳩兮理南土奉三尺兮具文武陳衡石兮麗天倫釋析楊兮袪罪呂柙含光兮直無形讞吳會兮宥上刑攝三章兮流豈弟周六郡兮民不冤緣文學兮飾吏牘鼓諸生兮赴正鵠宰榆社兮蒞齊盟急緇衣兮下白屋吞雲夢兮吊湘魂陟蘭臺兮括典墳張楚材兮有斐備宣室兮敷陳紛推轂兮廣路忽一跌兮臾庚將溷臾兮幽恵卜輿論兮憤腈腈而不平昔周旋兮帝側儼對越兮天則劃峋嶁兮

紀舊德良莫良兮郡司直

海陽令丁公應泰

陸有海兮閎扶桑規百里兮夷大方嬌游龍兮沿鄂渚挾霖雨兮海之陽戢垂天兮八翼沛來蘇兮帝澤錫水族兮屏長鯨距污瀆兮湛空明斥沃焦兮湯沐浴初日兮盈盈停佚征兮歲萬計罷力役兮歸耒耜因露積兮萬斯倉立平準兮市安肆雨暘僭兮歲殃僵菜色兮相望既懸磬兮比屋疇閉糴兮關梁遵里社兮發粟急調饑兮皇皇藉資斧兮良賈職灌輸兮四方餔饑人兮道路肉白骨兮溝湟粒烝民兮鼓腹

化從目兮爲良虎伏辜兮鬼斧雄委質兮白章翼翼赬鯉兮直上茁火城兮芝房反休符兮上帝辭明覞兮未遑帝鑒兮懔懔良莫良兮楚令尹

竹頌

楚有橘頌作者將有託焉乃今藝竹以萬玉鳴橘不良于竹也爲之歌楚其治世之音乎作竹頌

荆山之麓税使車兮閒閒十畝君子廬兮幽篁叢生徙南服兮佩玉淵珊無庸璞兮江漢曾波一洗余耳兮聲中九成余因以隱几兮亭亭娉節脩且貞兮屏琴捐珮納英聲兮湘靈釋憾愉色喜兮覷覷封君其

將焉比兮鳳鳥來下青琅玕兮既秀而野若可餐兮雷聲龍見角而翼兮皇人委蛇扈特室兮響應咸池闢八極兮兩階萬國程司直兮豈不眈眈懷故宇兮帝命伶倫作鐘呂兮雌雄六鳴中聲畢兮燕郢相望度可旅兮

瑞麥頌有序

歙巖邑也以疆理則田不足什之三以樹藝則禾不足五之一原阪之利率麥倍禾耕者田不宜禾三歙而麥居一宜禾則禾爲政麥無征故麥尤爲小人之保其地利衰矣歙番生聚以谷量人比三年凶以澤

量㦸昔歲淫雨害麥來牟並災旣旱而禾半登曾無
及于溝壑彭令君爲之蒿目爲之薫心旱則暴雩溢
則露禱災則親問疾則羣儺發廩則躬賑之設糜則
躬餔之日畢餱糧屛輿從策羸馬周行域中探冞阻
披蒙茸不啻家至人益之矣是歲邑之西牧里名長
齡令君按轡里中田父遮馬首而薦瑞麥葢一莖七
穗者若干本一莖五穗者若干本三穗者數十本二
穗者數十百本于是諸父老羅拜都人士前致辭麥
秀兩岐歌人侘爲希有以今視昔什百云乎哉吾儕
小人即不敢薦之寢廟其斯爲君侯之瑞願效之君

庚今君謝曰嘻凶年而有休徵是重吾不德其何以
承天之貺　聖天子恫瘝寓內加惠元元二三執政
相與贊襄一夫有饑由已饑之也監大夫部使者祇
承德意日與監司二千石孳孳拊循茲瑞也　太上
之明馨居中之燮理所部之潤澤守土之栽培者也
臣好古救罪未能其何與于此其年風雨不僭麥大
有秋既則旱甚無禾穀價三倍幸而野無暴骨邑無
流亾何所恃之恃麥而已竊惟撫升平而臻瑞應豈
不足多要以凝和致祥緩急無預惟失歲當大殺所
獲非常卒之轉禍為祥災而不害殆猶饑渴之望飲

食寧取辦甘露胡麻乎哉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是惟王者之瑞殆天瑞也昔周獲嘉禾賜周公于魯蓋舉王者之瑞壹歸之乎元勳侈矣然則今茲之瑞也非令君將誰歸不佞道旣載筆而爲之頌頌曰

皇輿經畫大啟田功雨暘時若年穀屢豐無平不陂

羲和用事剡炎南郊皇皇雩祀越在丁戊東南洊饑

樂哉甸服亦旣流離三天子都羣山叢峙食土之毛

百夫一耜旱乾水溢輻輳頻仍比隣閉糴市價滋騰

暑雨恣睢來牟不粒下民其咨殭尸枕藉令君勞止

災切剝膚胼胝勿恤徯我來蘇乃申行部乃告司徒

乃叩　帝閽沛澤覃敷　帝曰予辜乃錮乃賑成賦勿征尚方勿惱令君頒額躬問顛連療饑于吻肉骨于原無突無烟無晦無鎛麰麥漸漸三農畢作嘉生挺出協氣迴翔一莖七穗展也農祥時而二三時而四五其穗弘多其徵藩廡旅陳遺秉于縣大夫反凶為瑞君子休符大夫不居歸之守土守土未遑歸之大府大府避席　天子之休三公四輔入告嘉猷具曰蒼蒼視下若此恩斯勤斯父母孔邇歲之不易撫我則親天瑞非天人瑞非人語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皆是物也

人間世頌

與其媚世吾寧遺世與其遺世吾寧玩世毋曰世喪道毋曰道喪世吾將以是出世

養生主頌

胡然而生生胡然而長生胡然而無生予曰有好生予曰有達生予曰有無住生

大宗師頌

吾宗孔氏爲百世師吾宗老氏爲聖者師吾宗佛氏爲天人師時而時中孔氏是師時而玄同老氏是師時而圓通佛氏是師吾無常師吾有餘師吾自得師

吾自喪師

逍遥遊頌

五陵俠遊吾故倦遊五嶽仙遊吾將卧遊采眞神遊
疇采疇遊造物天遊疇造疇遊世忘忘爲三遊吾僊
僊爲四遊吾其爲方外遊吾其爲物初遊吾其爲汗
漫遊吾其爲逍遥遊吾適吾適遊無所遊

太函集卷之七十九

太函集卷之八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贊二十五首

無量壽佛贊

持世世尊時乘龍象闡教娑婆無盈大藏西極至人牛車同軼沉默非空莊嚴非相其國極樂其壽無量四十八願普度衆生千華世界九品臺城長年丁壯歷刧升平林端甘露羽族和鳴導恒沙衆解脫無明同登彼岸率履夷庚援引何勞跏趺何寂無聖無凡無願無慾無度無迷無通無塞既無無無央亦無無無極

十方三世斯其第一

彌勒佛賛

是閤非閤彈指便錯是院非院不脩便現是米汁非米汁川流不息是布袋非布袋撒開無礙被釋迦攙了行脚被善財偷了鎖鑰剎那間放下皮囊也不問天親無着

聶真人賛

偃子卿冠不纓遵玉笥傳霞城帝懸解仙骨生刑伯主郤戎兵辟南面歸上清劒氣騰雷聲轟祠鄉校肇宗祊式如葛式如彭師誰氏或廣成強名道道無名

又小贊

爾窺竅妙爾契希夷爾象帝先爾和天倪

聶鍊師無名子贊

蚤襲希夷直窺竅妙象罔冥探祝融高蹈逍遥爾祖玄同爾師祖武則膠師心則携爾惟無名是曰太樸非祖非師歸乎寥廓

聶少翁贊

爾生之初葬君昇之特而孱也殭宗睨之天牖其衷脩短在我自我求之宜無不可浸假而在可脩吾胡爲而夷猶浸假而骨可肉吾胡爲而溝瀆乃介信使

敦異人求至道陟上乘費不辭雖勞不辭頻玄珠可握赤水可憑既而天門開仙侶至授九還飡五氣羽化待期神游咸暨遂乃肩文成玩武帝肆滑稽班近侍脫屣於朝懸壺於市鵬鶱龍蛇惟其所恣及夫周海岳歷寰區徵莫逆結吾徒藏名闤闠藉口秦盧含光不刃孰測其都此非我之自我又焉知吾之真吾

貞吉王孫贊

弗袗而衣弗玉而食雲漢爲章典墳爲粒豈無騕褭龍種則殊具曰　天屬展也閎儒

楚恭順王子鎮國將軍仲和小像贊

美且仁鎮公子切雲冠遠游履蘭臺岩岩雄風起伊
余披襟當戶倚河間大雅卓不群肩隨左史覩典墳
初筵授簡紛如雲流商刻羽歌鍾聞延太乙兮天祿
汲中濡兮空谷鳴流水兮濺濺紉蘭芳兮郁郁惟庚
寅欻上征淮南蜕羽翼成藉良史主儀形脩尸祝俊
容聲

別駕吳先生贊 有序

汪伯子曰余嘗讀儒林循吏傳未嘗不忻慕古人所
爲然其致用者較異吳公補學官即能學官及領州
縣則又能州縣卒之去官如脫躧而　天子知名是

能踏大體者因爲之賛賛曰

矯矯先生握瑾懷珍纂乃考服蔚有英聲敬敷功令術士斌斌周諏民隱吏治烝烝有覼詭隨言遵直道頡頏上官容與高蹈　帝曰疇咨旌爾雅操別駕貤榮名區錫號河汾接軫彭澤並驅光流俎豆譽藉丘閭斯于秩秩君子故居憬彼娉節風於懦夫

汪處士賛有序

吾宗著休寧西門率用鹽鹽起處士生而廣顙巨口父命曰獅字曰本威年始勝衣輒當室遂賈淮海坐致不貲悉舉而與仲中分之無德色毋金謂仲自而

未亂以迄今日秋毫皆伯氏功茀納伯氏千金然後
受券處士固謝不可卒中分毋春秋高處士留居子
舍遂罷四方之事築室石渠老焉里俗喜交游往往
求通顯者處士兢兢守巳子孫脩業而息之乃今歷
世阜昌則處士之遺也處士即布衣誦義其亦善始
善終者哉贊曰
皇皇烈祖佑啓來孫海陽閭右時維西門處士少孤
藐焉當戶握筭中州髮髮起富羽翼仲氏長與户齊
出入攢詔若在塤篪毋曰克家緊惟爾力益爾籯金
答爾丕績伯拜稽首台何敢尸維考之靈維毋之慈

亦既中分云胡卑厚夫壑在茲百嘉輻輳高車大益結轍于鄰伊人無黨孝友光明堂有樹萲依依晩節薄言旋歸敬養無缺中年稅駕考卜石渠授成子姓高臥于于於赫儀刑儼然在室敬爾烝嘗終古無斁

明處士儉齋先生吳公贊

汪伯子曰余讀汪大夫所爲吳公傳未嘗不忻慕其爲人嗟乎舉世務奢溢僭差而公以儉德著使公而在余願操几杖不辭焉贊曰

於皇遥緒時維延陵素封輻輳朱紱雲興末流昌衍豪舉橫行都人連騎縣戸重茵猗歟吳公積居傾縣

負俗獨行折節爲儉衣不完采食不貳膳旣薄紛華
亦去健羡丁年任俠躡屩周游垂堂弃楫稅駕林丘
言遵舊服俶載先疇評高月旦慶襲子衆爰及季年
遂蒙渥澤黄耇維祺寵章有赫往駕莫援來芳無斁
洵美後昆有嚴宗祏

外舅蔣次公贊 有序

舅當少年負盛氣人將以任俠目之舅非俠矣中歲
折節跬步不出戶庭人又將以鄉黨自好者目之然
非直自好者也居常善事父毋盡其驩旣又善事兄
子兄諸子諸子或不見德無奪心及兄歿不能喪則

於我殯里俗方席饒溢務芬華舅攻苦茹辛泊如也
既受章服猶然著處士衣冠明年則春秋六十道昆
不及歸故鄉為舅壽會有良史能以繪事而擬形容
因之南向酹三且為之贊其辭曰

山有材芘彼崔嵬君子于髭山有麓其松謖謖君子
戩穀山有谿其水漣漪君子期頤

外母蔣孺人贊 有序

往余將內子還司馬則外毋涕泣命之越二年內子
從余出典郡外母春秋三十有九以暴疾終比出不
虞不遑為像其後十有五年余自楚入佐邦政載楚

史行史有異能即不見其生得必者狀嘗試爲毋不肖內子爲之沾襟頃之意勃勃如有神肖矣乃今覩其翚睇壹如疇昔相命時庶幾乎生死存亡即世世不忘可也毋出槃之韓氏事舅姑以能婦聞外王父將終亟命毋炊黍作糜以進既一舉箸顧謂毋曰婦維爾良願以此粒爲爾子若孫以食吾報毋雅不得於娰齮齕百端茅謹事之卒未嘗求勝及毋見倍娰哭之盡哀里俗勿宜媵人勿子孽子毋首舉內子既遴舉丈夫子七人顧復爲舅內一姬視其二子如已子凡此皆足壽者柰何中道殀乎像成余拜稽首而

燕之贊贊曰

黝黃並峙奕奕崇山景星有婺降精于韓言歸豐水相在考槃聿脩婦事如孟如桓婦事伊何敬共晨夕展也夔夔申之翼翼舅曰爾勞饗我康食報尓子孫有如此粒憑凌與作梱內有言逡逡折節終始無諐鳲鳩嫗伏息子肩騈薄言進御厥有嬋媛凡今之人胡不壽考維德之齊允宜偕老爰及中年愁焉不保逝矣春暉闕茲宿草周南良史能自得師一顰一睇僾然見之九原可作象服在茲烝禋百世永言孝思

處士方元素像贊

其業博士弃而弗程其旅文士鏑而先鳴其肖莊士玄酒太羹其風國士莫汲王明其托羽士孚翼未成其歸處士純白孤貞胡爲其象開士天竺先生其斯爲振古之一士人觀槃名

龍相君小像贊

爾貌則揚鎧鎧乎若朝雲之麗高唐爾材則良英英乎若剖和氏而登明堂爾度汪汪滉滉乎浩浩乎若襟洞庭帶雲夢府萬有而吞三光維爾純龎調調乎刁刁乎若吹萬而發天籟柴立乎中央之人也左提原而心廣右挈玉而行方其斯儲精于三湘七澤產

文明之域其斯究極乎典墳丘索發二酉之藏

江處士民瑩像贊

翩翛六翮兮二豎睨之矯而薄千古兮扶搖濟之堂上鳴塤兮季吹篪九皐鳴鶴兮倡和齊明霞絢兮可樂饑白石爛兮甘如飴浮丘耄兮七聖迷哲人萎兮不憖遺煒顧眄兮燦鬚眉歷周星兮閟天倪耤良史兮象光儀神如在兮心則夷榮名駐兮人貌馳胡然而中道兮胡然而期頤

宗老禹乂甫像贊

甫壯而羸吾見其魁然而亭亭甫獨而詘吾見其磬

然而瑟瑟甫艾而脩吾見其脩然而翏翏甫耆而定吾見其由由然而待盡已焉哉譍則千金詘則環堵脩則萬言定則千古伊余獨睹其全無亦貌之者僅得其終武也邪

處士丁季翁像賛

七策多岐五湖重積任術于名以文滅質古有遺民侗乎椎直承家菑畬奉國鹽筴豐戒漏巵偸偈鳴鏑展也深藏居然善息造士儒林以亢宗祏惇史乞言公家受役敦杖于鄉莫楹于席于姓振振舊德是食宛在戸庭委貌逢掖若著若存烝畀無斁

吴田吴文公像贊有序

文公名良佩字惟和近者即世四丈夫子謁余志文
公墓乃奉遺像觀余余習文公義甚高因爲之贊贊
曰

入其鄉海陽閭右若揭扶桑式其里肇自有唐故廬
完美見其人昂昂野鶴殆難爲群誦其義讓利如遺
皇皇兼濟于其躬望閭特表賓于朞宗于其後八轡
齊驅鸞和協奏夙夜宗公季也維札仲也維雍貞而
不黷無庸放言無庸絶俗君子之光儼然冠裳儼然
堂皇著存無射良史載筆尸之宗祏

康堯卿像贊 有序

康生造曰造父名世雍堯卿字也父籍名博士以經術顯郡中父暴亡造年少早既長將貌父而尸祝之會吳人屠濬客襄陽善繪事造請濬濬謝曰不見而翁者三十年濬不能貌而翁矣造額天而禱挾日三濬且行父乃見夢及其覺也操筆圖之肖矣造幸從諸生後願為先人徼惠焉余聞而奇之遂為之贊贊曰

其骨俱朽其人不朽其貌無徵其夢有徵寤邪夢邪其孝子之心邪

素庵法師像贊

玉爾談麈金爾戒衣即真即幻疇昔疇非

李和之小像贊

洵有美兮涵人羣賔南極兮 武夷君曵露車兮冠切雲蛻汚瀆兮挹清芬其言曰寧伸吾節無寧蹶躃寧用吾拙無寧顛越之人也顒顒昂昂韞櫝而藏純純常常葆真而光胡然而章胡然而相要之貞良

程思玄小像贊

有美一人睟然不滓爰及丁年乃命良史俯仰無垠色身有此繪事尓工天地一指爲余象之脩尺有咫

槃礴自如不張不弛專視如俟舐筆如矢神則天行官則知止玉色溫溫展也君子胡然不居歸于無始維岳維玠不得其死之子全歸脩文接軌中道而瘏泰山縣駬疇急在原丞鼎顛趾疇勝在胙六尺受迍誰云長夜白日昭只

介弟仲淹贊 有序

昔在甲申聲林大作佛事余主檀樾與二仲俱適左史自楚來貌三身有半伯氏中立左仲淹右仲嘉翩翩鴈行脩廣皆不盈握自矢明年仲淹病瘵積久滋深亦越七年無祿即世須臾掩面族史無良幸而圖

出篋中悅然如在時而對越有若更生龎居士有言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要之妙有即眞空眞空即妙有仲淹辯此久矣余爲之贊屬子矜書之

儒術尒良躬行尒藏獨觀無始旁燭無疆丁年天放閟而未章既彊而仕未艾而僵胡然單厚胡然溘亾吁嗟逝矣莫知其鄉祇園有象左史擅場如蟬斯蛻如蟄斯房神則懸解形則空忘其居畏壘其人庚桑千秋尸祝有子無央

余元夫小像贊

元夫客大梁故儒生也良史貌元父而肖元夫櫝而

瘢之始有子象玄元夫無祿即世象玄則以繪寫之巧力賢于皇尸日一展視之儼然若有見也肅然若有聞也象玄特毋而父以貞白終余謂象玄于是乎能孺慕矣且存考氏之亡章毋氏之善爲之贊之贊

曰

貌傳說者肖傳說則遇以神貌周公者肖周公則徇以形乃若年未丁而殂亂未孩而孤象爾睢睢視爾呱呱是故貌元夫者肖元夫嗚呼將求汝於雲門寧假我以天步將求汝於夷門睎節俠於朝露將求汝於墓門惻九原之未寤將求汝於廟門徒勿勿而瞻

顧無寧屬專門之工巧其斯見葉端於當戶

誄四首

歐陽將軍誄

將軍出唐進士歐陽詹後世家南安將軍幼孤藐焉獨當戶事大毋若毋孝遇女弟若兄子有恩立門內諸孤親毋黨始受博士業進國子諸生出事有名公卿入事鄉士大夫三老豪傑餽問相屬尤急人之窮嘗發粟賑饑饑者纍纍自列郡至粟且盡則輸境外粟兼給之窮人來歸輒受生業於是千里趾相錯也呼孟嘗門少喜兵召里中丁夫習技擊爲保甲辟寇

至亡敢入里中將軍不問家客奉日廣歲用不給則舍業爲資業中衰久乃力詘遇人有急猶然以身當其無於是貴游客悉去將軍而諸與交愈益親附市豪有螫將軍者客請報之將軍謝曰借交報仇此俠者事深不武終不能借客資諸客聞之無不願爲將軍死者時倭犯吳越將軍客東海觀兵遂以貲授泉州衛指揮奉檄就合會倭薄城下軍府檄將軍勒甲士保泉州諸甲士負弩蹶張賊再敗乃卻軍府知其材足賴也則以泉州聽將軍將軍遣漳豪何大衆募漳壯士漳人故嘗德將軍者爭應募得八百人連擊

賊南安同安皆折首尋撥漳州進南靖賊創甚悉遁海南月港大猾二十有四人竊將號軍府無所問屬將軍將軍則以羣小乘亂稱兵直負牛佩犢者耳不足問察賊中故多受將軍賜者遣人諭之諸戎首聞將軍名皆蒲伏受命其衆悉下將軍歸而請老謝軍府毋論功其後妖賊林耿起南安多嘯聚軍府謂非將軍不可強起之將軍乃俘耿狥市曹散其黨曾軍府方罷徵調境內虛無兵啗寇者將以閩委倭倭遞至皆踰萬諸脅從驕騷利爲寇蟻附之聚徒積至四十萬人列營連數十里孤城無內備無外援城中嗷

嗷獨登陴以幸旦夕賊發塚向城求貨不予且焚其尸大家爭募死士夜縋城各舉棺以匿及游公由方伯入軍府急將軍檄分部監司過將軍於舍監司通軍府意以幣先將軍乃由間道謁游公延爲上客比將軍宿幕府畫諸便宜將軍夜帥輕師襲之破三與軍聲振矣尋祭山川誓部士因壇而軍客以爲言柰何懸孤軍爲注箅申城守乘間出什全毋輕予敵將軍謝曰嗟乎此自盡之術也何謂什全彼其近者環城而傳之遠者絕我糧道即必有登暮吾寧能坐斃乎哉吾以一軍當門門以時啓閉彼無扦出入庶幾

循得縱晨炊且業已成軍背城借一則吾事也吾觀寇虐太甚彼固當衰天道好還終不以無道蔑有道吾郡中橫及四鄙下及九原禍亂極矣天將悔禍其在斯乎間者自賊中來言賊衆食少野無所掠聞將軍出率首鼠兩端將軍帥潛師覘賊形以輕舟進猝遇賊賊舉兵前將軍大呼曰來我東田歐陽深也若能來決一死戰不即趣降賊故憚將軍皆辟易遂麾兵分道進克七巢乘勝遣擊之遂破尾嶺英林潘徑水田下浯上塘鄭坑諸砦俘馘渠魁以徇下其餘黨數千人人授軍府一券以歸官司無所問乃分遣故

部士習賊中者往諭禍福令趣降諸酋惟黃元爵謝
愛夫爲魁羣賊視之爲進止二酋則以將軍之言信
願自下將軍將軍許之羣賊皆解於是洪朝珍柯嘉
曷自漳州至蘇光祚康大福自興化至皆就降降者
無慮數萬人悉授券遣歸願從軍者置部下賊首江
壘李五觀首發難往往發塚陷城懼誅猶薄安平爲
亂郡人無不切齒願甘心焉將軍輒以新兵數千大
破賊俘壘五觀等凡八磔市中餘黨悉平境內安堵
如故軍府論最　詔進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戍泉
漳其年倭大入閩破興化軍府檄將軍軍距賊南下

軍瀨溪從賊既飽人人思挾重潛歸獨忌將軍無所
出會余乞浙師且至賊避興化壁崎頭而將軍進次
東霄距賊十五里而近賊憤則悉以精銳集將軍客
謂將軍請避其鋭將軍嘆咭部士義不避綏勉之吾
黨得死所矣遂帥新兵殊死戰賊且卻且前比日入
將軍中矛猶刃二賊以死諸新兵翼將軍出入悉死
之黃元爵奉將軍尸乃得歸斂及余護戚將軍軍至
殲賊酒林後將軍死期僅再踰月人謂將軍以烈死
無讓睢陽事聞　詔賜祭葬立祠錄其子孫世襲指
揮僉事嗟乎將軍故千金子恂恂儒生及其擁虛號

倡義兵惟是軍府咫尺書耳未嘗授一旅之衆倡之
之備也亦未嘗起世祿之家當推轂分閫之任也徒
以拊循得士不戰而屈人之兵即宿將在師宜未及
此乃若興化之事爲厲階者誰耶彼或受　詔赴援
且爲將軍屠齒卒之觀望以幸成事並以爵祿考終
飾巾有期異日何面目見將軍地下往闔事急余未
及誄將事將軍子尚書郎述將軍實行甚具余入司
馬習尚書郎賢乃今修死事功司馬事也將軍名在
勳府余請得而誄之其辭曰
赫赫　世宗嘉靖萬邦海隅出日莫不來王島夷從

逆侵軼我疆迄于閩海亂略用張桓桓萬戶時維歐陽布衣詠義劇季原嘗一呼而集我武維揚郡中底定爰及清漳引身歸老脫屣戎行天降閩殃殫于壬戌澤量僵尸禍及枯骨歸然孤城郊壘四塞蕪無材官蒙彼巾幗誰爲敗謀無庸一卒亦越游公首事决筴維彼禍屈匪伊弗克紹介監司車幣來聘豈伊不懷父母之國將軍唯唯翻然杖策上謁轅門坐籌失得卷甲夜歸勃有戰色蔎號選徒紛紛食客登壇誓師鼓行而出城存與存他不遑恤有如一鵰惡用累百獨秉潛師躬冒不測厲聲自名聞者褫魄分道前

驅賊吭可扼師無留行遞有俘馘脅從罔治歸厥牲
寵授券爲徽勿復捕格羣凶田面盡解金華凡我無
知甘伏鈇質惟公肆赦投諸阡陌宣言爾來恢恢
帝德逋逃十萬咸與精白彼惛怙終干我典則我旅
維新轉戰逐北乘勝長驅羿人斯獲鈴轅馥釗還我
舊物惟　帝念功申命有赫旻天不格寇集于莆何
物狂且哆口而呼天兵且至寇何爲乎僕夫不戒奄
忽已痡褫彼戎服竊彼兵符入爲內應寔繁有徒中
夜城壞悉爲夷俘齗齗宿飽故寵封狐血牙膏吻睥
睨歸途將軍至止夙夜援桴神姦不逞亦著凶圖先

聲虓虓組練從吳捐城避舍遵海且逌咫尺相望厥
左登弥令則䡥尾背跋我胡債輿疾視集此睽孤亦
知不敵避難非夫奮衣躍馬志在黃壚敵如脫兎我
則韓盧身先死士肝腦同塗戰不旋踵滅此乃餔鼓
聲未死白日云徂力窮援絕天奪𢀶吾嗚呼哀哉凡
此有身得正即斃輿幸須臾無寧徇義偕曰不背同
歸九地壯哉國士社稷之衛惟帝好生螻蠕不廢肉
骨生死閩南萬億胡然不天吉人其肂仲氏世官伯
也主計宜爾阜昌本支百世誰謂冥冥厥有司契爾
躬不閱爾後之利狼瞫如生陵則終殪脩短同條熏

猶異器國事在戎封疆是寄辨以致死引而勿替我思舊勳敬告疆吏

故授太醫院吏目方長君誄

元年夏四月庚寅故授太醫院吏目方長君卒長君名錫字天寵歙巖鎮人其先世由睦州徙歙靈山既又由靈山徙巖鎮長君少從父受賈賈金陵則以真州當江淮之交去金陵百里亦一都會也賈人治生宜莫如真州便父然之其居貨由鄱陽輸真州轉轂不絕乃師次君鑛相與戮力居息遂優父大喜曰幸哉有子吾何四方爲哉遂授政長君歸老巖鎮比長

君爲政生業益饒顧獨以孝友稱内外無間居常喜養生之術徧讀軒岐以下諸書往往投禁方活人甚衆長君所至則貧疾者踵至不啻醫門搢紳大夫莫不折節行年六十輒釋業授諸子姪中分之無所私旣而杖策東歸踰年而長君歿鄉大夫方先生爲長君狀長君子佐奉狀而乞余言先生爲長君宗人其言可徵信古者生有令聞死則累其實行誄之槩於長君爲人於法得誄誄曰

顯允方叔肇跡有周逮漢之季避地睦州考卜靈山奕葉綢繆始遷巖鎭厥若綴旒誰謂涓涓其流瀰瀰

誰謂星星少焉熛起五世其昌既蕃且侈爰及長君
世濟其美濟美伊何卓犖克家壽遊南國睥睨喧豗
輿區孔道江淮之交鹿賈歸富齎用以饒府君嘻嘻
廻車首路保我天年弛我擔負勞勞長君不忘故步
孝友光明昌大門戶旁綜仁術祇受禁方掛名執秩
入貲爲郎遵彼江介迄于鄱陽譬則越人生死存亡
春秋始耆知止不殆諸子受成秋毫畢會曰歸曰歸
父老咸在云胡不居游方之外嗚呼哀哉馳驅卒歲
亦埒素封巍巍堂構奕奕亢宗篤生令子蜚英辟雍
纂乃考服綽有遺風斑白飾巾胡不黃耇子姓拊膺

鄉鄰族首人壽幾何孰能長久義問於宣庶幾不朽
嗚呼哀哉

丁孺人誄

丁海陽最程書孺人羅始服　譽命歲閏己亥海陽以孺人訃聞嗟乎孺人已矣天之降割海陽者酷矣太君疇依獨子疇恃家秉疇任宗室疇尸邪孺人歸萬戶子舍中世業中否元父恃一逢掖傾三楚之良供具悉出中廚不謀而辦客有急元父往往脫裝振之取諸室中其應如響及元父舉楚周游兩都結客四方垂橐不倦孺人任供億輸捆內如閑中既令海

陽孺人奉太恭人就養仰事聖善俯育岐嶷外肅戶
庭下均服食越在官守內顧以紓攻苦茹辛以相夙
夜昔歲寢疾居半傷于積勞族醫之技既單太恭人
爲之戚戚會故人聶少君禮嶽時道出海陽囊中出
五丟丹爲壽毋令妻餽于時太恭人之神益王孺人
霍然就平色澤而腴膚剝而復駸駸有起色矣歲二
月少君遺一匕而行居亡何藥力浸殺孺人長太息
者再吾其餙巾待期元父胥命發源乃發急足告急
比還報則從卧內詰御人役夫何來對曰發源至孺
人長太息者再吾其與伯姒同歸乎先是萬發源有

孺人之喪其于元父則同籍昆弟也既自元父舉鄉者言聞君當赴督學使者期恐不逮吾牖下元父飲泣就道踰月乃歸簿書相仍目不及瞬時方溽暑病者渴欲飲氷命女僕以林水軟之移簀而寢牀下飲未及腹瘀沸而上行元父急召群醫無所措手則席地而枕之股中夜而終太恭人哭之如喪七毘元父哭之如喪輔車息子哭之如喪后土嗟乎孺人已矣是足為夫子相為士女師天奪之年惜也不佞既負重傷聞坐談而色變于時以同盟至敬弔元父而誄孺人古者誄不及闈帷自不佞始可也其辭曰

楚矜萊婦居詘如嬴朱絃中絕孰起湘靈猗與孺人
羅敷同黨公宮待年秦楚競爽自天作合乃服衿鞶
相彼有匹其鳴關關公子魁梧萬夫之特九畹崇蘭
襲人芳澤承家不造置驛來賓登嘉薦旨羞我良人
推解已勤然諾勿食如奉漏卮涓涓不塞既空杼軸
佐以簪裾捉衿露肘雍容自如挾筴南宮游道日廣
資斧何居自中饋往歷十年所奉檄海陽魚軒接軫
姑婦相將婉婉天孫贊茲製錦豈曰無晨鷄鳴交儆
嗣君六尺日訓義方如童斯牿帝藉用藏餘力不遺
厎然中歲始於有家終也盡瘁上池既涸金液可餔

庶幾瞑眩從此昭蘇云胡咎徵占自鄉邑二姒同車
歸彼泉室蘊隆當暑有燕心如焚巫陽不作誰與招魂
鳳失其曹婺沉于海老不可偕其心未改薄扶廣柳
言就脩塗溢城郢渚天黯江湖豈無楚妃嫣然殊色
維是貞良令儀靡忒昔駕鑾和稅于吉土天授之符
是爲歸所吉人萎矣天不憖遺是用爲誄女史職之

四十八郎誄

仲淹爲四十八郎贊郎首枕而拜其言謂其父曰願
得九伯父一言而瞑吉甫以告予俊誄之
爾志亢宗不閟爾躬徂徠之松曾祖是封尋尺而折

我心如結於乎其以是爲子方訣

哀辭一首

襄莊王哀辭

余守襄　襄莊王獨親守有加禮後十年余至莊王業已棄國人余問園陵去國門百里而近余居楚習爲之歌楚以哀之其辭曰

思皇　先后起郢中些〻睠茲近屬茂乃膚些〻明明嗣服睦周宗些〻荃胡不居譽命同此〻緊昔獻王胙赤土些〻敬共不貳方于晉些〻維王中興及踵武些〻綿綿世祀保昌阜些〻荃胡不居享純嘏些〻莪莪主罷亶幼清

些胡然而金胡然而玉儼容聲些維仲若季淑且鈞些荃胡不居翼有成些相彼後宮邦之媛些紘綖絺綌躬爲儉些周南樛木無違怨些荃胡不居尚婉孌些宗公有事序本支些蘋蕭執鬯逆皇尸些僾然在位如見之些荃胡不居燕歲時些漢水方城亘千里些烝烝有衆何可勝菑些巷歌里相輟勿起些於戲不忘不啻若其考妣些荃胡不居爲民紀些故宮岌業鬱雲興些高堂七仞城且平些方連交綺列丹楹些洞房何閣耤重裀些荃胡不居四體寧些東壁西崑壯以麗些長筵曲宴禮樂備些四坐行觴歌既醉

些荃胡不居主高會些章華授簡盛文章些厥言[illegible]
玉獨擅場些仲宣鄴下當鴈行些杜陵奕業揚芬芳
些民歌出牧臨高陽些落日倒載甘楚狂些此皆蟬
蛻何有鄉些荃胡不居相翺翔些高唐之上朝雲暮
些粲粲天人豔初日些輕裾文履紛來集些便娟綽
約麗以則些荃胡不居友琴瑟些翩翩漢浦翔二妃
些英英結佩光陸離些若遠若近揚蛾眉些荃胡不
居引令儀些三湘七澤下秋潦些沅芷澧蘭富芳草
些荃胡不居可終老些陽阿激楚歌雜陳些倡以白
雪和陽春些流商刻羽妙入神些荃胡不居聽其眞

些大椿有秋菌無昔些終古同歸彭殤匹些洵美有
子其儀壹些人貌榮名永無射些王公有土可用式
些亂曰靈之來兮爽猶乘白雲兮驅蓐收靈之去兮
阻修扈太一兮總九州懷故宇兮蒿目著遺愛兮千
秋

太函集卷之八十